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七

試策問制誥凡十一首

六首

問皇帝若曰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競

上業

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

求讜直

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

伏漢徵極

諫而文學稍進臣時濟俗罔不

率辭厥後

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

增求茂異

捨斤己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

指切著明

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

思索冥真

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

庶乎言之

可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

其情君臣

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

思朕言而

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

二百十聖

弘化萬邦懷仁三王禮靡不

講六代之

樂罔不舉浸澤千卞昇中于天

講

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千卞昇中于天

周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
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
諸念茲疲疇峻推酷之利而下有重斂之
無戀本之心峻推酷之利而下有重斂之
困舉其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
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
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
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今精求古人之意
啓迪來哲之壞春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
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
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游於儒學
武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
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
大夫孰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
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

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
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
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詞不切志
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
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
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
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自茲
已來天下之理未會有髣髴於漢文帝時
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
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下
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
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時愈多而切
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虛文之無用者
將大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
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直
聖王恩至理求過言之明貢也斯則陛下

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輒
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禪之
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
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
敢言之臣出焉無但文帝賈誼專美於漢
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
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
之策有思與禮樂之道念救疲吐之方辯
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今之要至矣哉
陛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
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
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
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
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
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不革遠
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

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
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
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
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
植之類咸煦熙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
理無以出於此矣泊天寶以降政教寢微
寇既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過寇而生於兵
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
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
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管榷之法而
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
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
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上由乎軍興
上由乎寇生上由乎稅重上由乎軍興
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
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

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偽暴恃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與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鶩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

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吐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不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而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銷而政不修成將來之虞莫先於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今謂救療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今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士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士將何所推耶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

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上齊漢之法而足
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
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
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
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宜陛下幸念
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
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
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
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
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
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
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
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讓於公卿而峻
政非美者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
臣請重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
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也臣聞無為而理

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
懋於脩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
外序百揆內勤萬樞晷食宵衣念其不息
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終則安於恭
已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
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
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有為者
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有
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
為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效
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
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
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
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眾萬事細
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徧察一明所能
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

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
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
周武摠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
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能爲
一焉但執要而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
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
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
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自下自有以展其効
矣臣得臣之道雖委於下而人亦無以用
其私矣由此而言先武督責而政未甚美
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
漢元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爲之
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皎然可
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臣伏以
聖策首言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
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

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
酌下言欲間上失勤上懇上慮臣輩有所
隱情者也臣敢不再唱任直以副天心之
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
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
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
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戰之兵亂而後遏之善
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
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
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
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
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
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
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
臨烝庶承多虞之運當昇盛之年此誠制
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

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於救弊
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恒
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
豈遠哉臣生也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
時觀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
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
今所以極于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
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然何
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唯
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

禮部試策第五道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
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練皆所以耻不
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

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脩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
生業若驅彼齊人強以周索牲盛布帛必
由己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
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
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
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
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
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
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
周利舉而為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
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
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
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
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

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達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去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之業使各利其利焉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禮人之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眾不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為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然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

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非崇德歟對聖王以刑禮為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眾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眾入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眾一人不善眾入惡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醜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

身道也。巢許得之，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求仁殺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為成仁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々然可知歟。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絕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椹，克變鴟音，勝乃俟乎木雞，巧必資於瓦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彛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壺與指趣，特焉廢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莫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騰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騰不爭之謂簡。七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

傲其弱於時俗之習也原伯置不學將落
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
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
豐財也鳳鳴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
集也鴉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
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
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
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
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
常性皆不易之理也至乃鄒衍吹律而寒
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
游周原變堇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
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

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
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
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為心苟能以最
靈之心感善應天之地至誠之誠感無私
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響道聲矣而况於
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
揮戈於曜靈暮晷迴焉神合於水游呂梁
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
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
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
可於物而非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
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
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

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
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
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
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
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
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
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
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糶貴則終
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
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
其於美利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
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
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
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
工勞以愚所闕粗知其本向者夫天地之

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
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
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
無菜色者無他歟蓋勤儉諸積之所致耳
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
欲開美利仁天下以厚生也丞人返貞觀
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平實倉廩均
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
聞率脩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區
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糶以利
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
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
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脩
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
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

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
之價輕重平矣柳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
深曲之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
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為人臣
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
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為臣之
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
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
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
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
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
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
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彛訓有國
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
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勾萌遠霜一降而
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矣斯豈不齊
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
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
候之無忝累之差焉其為信也大矣斯豈
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
而伯夷餓其為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
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
其為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已者乎由是而
觀有國者立身者感之矣矣衆君子試為
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
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
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
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
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
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
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
無遠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于上以副
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為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
在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
則田亦具有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至使
內水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粗懸
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
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
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
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
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
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斂
散之節失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
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
親訪利病以活元上吾子若待問於王庭
其將何辭以對

奉勅

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將仕郎守京兆府整屋縣尉

集賢殿校理臣白居易進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茲重任必授
全材其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
節德温以肅氣直而和明畧足以佐時英

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曆著勳庸中權之
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
西擊之勞疆場底寧胡馬絕南牧之患禁
暴而三軍輕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
城一方內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竭力
輸誠爲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
顧茲忠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
旌旄爾有宣贊之猷時加端揆往踐厥職
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
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

勅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
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
於卹隱靜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寔
興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苞藏
禍心素懷梟鏡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

之聲朕念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
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抵捍朝
命驅脅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
毒流于郡縣犬彘之行肆于閨門惡稔禍
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
憤閭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
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軍前
擒其兇魁生致于闕下廓千里之氛氣濟
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
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
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勳各有等
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
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

勅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戒性董戎長武
邊候以安授律西川兇徒蕩滅是以寵崇

外闡秩進上公而能者事安人多方撫俗
論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宣朕卹隱之心
慰彼黎庶咸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
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籍才而望
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嘉且歎彌感于懷
屬時候嚴凝山川脩阻求言跋涉當甚勤
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
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
同穎之祥顧慙寡德受此嘉瑞披畱皆表
關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于上亦宜勉
勤匡贊馴致邕熙庶洽升平之風以叶和
同之慶所賀知

太社觀獻捷詩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內操

袂凱歌中廟筭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
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八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勅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制

則於內外史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

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其官張徹某官宋

申錫皆方直強白可中御史章下丞相府

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並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

御史河陰令韋同憲授南鄭令韋

勅某官殷彪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
邑令古子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
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聞承上率下者州
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
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之郡也
奏告專達得行異政以彪清平信惠臨事

能守小大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簡俾往
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師無憂掣肘
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
往宰之而絳為名藩弁實良士命之贊貳
亦叶其宜各悉心脩舉三職可依前件
勅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建
蘇顏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
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夫凡選一才補
一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乎刑部郎
中馮宿為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
浮不鄙况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諾命
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
歷御史博士郡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為
不遇然不登茲選未足其心故吾于今歸
汝職業仍遷秩為五兵郎中勉繼顏陳無

辱吾舉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勅給事中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
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
下冤滯無告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
補不畜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
為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讚詔令而已中
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榮陽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有行正色寡言先
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陳益勵謇諤擢
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
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
勳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温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

史制

勅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處戎屏華
號為難理故吾命文昌為帥長俾鎮撫焉
次命審規為上介俾左右馬又命虞仲戎
向會等為庶察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
會而蕃規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
署吏贊丞相府假憲官職加基郎暨一命
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
征鎮之實寮不侔矣爾等苟佐吾丞相以
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遣汝於
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

勅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
鎮於成德軍而晃已下四十有一人實從
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

宮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之
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勅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
賞或先加寵而後責功蓋宜便有後先特
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
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
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秋毫吏畏如夏日
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食方
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
人部造膝而授不特而遷其要無他是欲
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羣有司
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丞相已下不
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
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
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守可尚書戶部侍

郎判度支散官勳餘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

勅劔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

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刑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崔

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

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

贊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

寧又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入

矣是汝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

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焉郎主吾信賞

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

部員外郎散官勳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勅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

田戶之圖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

待國用而實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善

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

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臺

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而書命無繁詞決

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

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

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

戶部侍郎散官勳如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

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

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

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

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
命崔從持左綱今命承宣擇右轄衆口籍
籍頗爲得人况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
必能爲我紐有條之綱扼妄動之輪坐曹
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要
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
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勅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
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聿內外庶官
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蓋弛張舉
措由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
職一郡非其人而未達於朝聽之間爲害
已甚矣選授之際得不慎也以爾聿前領
建溪有理行次臨沔郡著能名用爾所長
副吾所急宜輟郎署往頒認條來暮之聲

故佇入吾耳可使持節衢州刺史散官勳如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
度等朕詔丞相求方略忠謹之士置于左
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詔言其爲人厚
實謇直嘗以文行謀畫客於幕府之間臨
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束帶同升諸朝又
言丘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獎以
勸其徒况久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皆適
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

勅薛之縱等去年冬授翹鉞俾自徐鎮路
而翹越與某麾下同德食不求飽席不暇

暖節鎮殿定一如所委此誠懇之忠略然
所賴之縱等焦心勦力同濟厥功而頒賞
已逾時秩宜加等我有爵祿分而命之知
吾不遺細大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絪楊於陵等
各賜爵并廻授爵制

勅禮云臣下竭力盡忠以立功於國者必
報之以爵祿此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而
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
節大勞書在甲令然則功如是忠如是高
爵重秩予何愛焉故能統御之初先行信
賞詔主爵者合為奏書或加寵進封或延
恩任子次勤第品咸按舊章行乎敬之無
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
郡國夫人制

勅鄭餘慶仁母某氏等大德不旌則勸善
之典缺矣親不顯則揚名之道廢矣凡今
公卿大夫至子元士濟比然抱忠履信立
吾朝者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
家刑國有所從來不大封崇是忘報施朕
去年仲月統御之初發號推恩先降是命
豈直光前慰後而已哉亦欲使天下為
者聞庶幾乎善統其家慈訓其子厚人倫
而美教化也可不務乎

李真授咸陽令制

勅某官李真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
司計臣俊言置有應辯才可司饋餉故自
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之屬寇遁師旋
未展其用况在公族推有器幹今授銅印
俾宰咸陽夫庶官之任為急西郊咫尺佇
尔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劉縱授祕書郎制

勅某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許間事皆歷七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可加獎圖籍之府命尔為郎豈唯振滯求能且不欲使勲勞之後棲上於塵土中可祕書省祕書郎

程羣授坊州司馬制

勅程羣嘗從事於鎮冀之間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為窮人偃息無歸有足傷者夫一夫不獲者納諸隍此聖王用心推己及物今宜與羣祿食使飽暖其身亦猶晉君不能忘情於絳老也往佐中部尔其念哉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

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蓋欲使吏以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元輔為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奏課居最宜加中憲旌而寵焉庶使與吾共理者聞而知勸可兼御史中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季繁可遂州刺

史史備可濠州刺史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替温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季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將仕郎前使持節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尉史備變通健決育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行為郡聞其聲夫洋更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各郡而委之三吏得不忠勤儉教導勞來安緝膏

諸軍守洋州刺史散官勳如故繁可使
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
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
渦口西城等使官勳如故
張洪相里友略並山南東道判官

勅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瀛
漢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
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略等元翼以
大節大忠綽聞朝野授鉞開府毀我漢南
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貳則其實察宜有
以稱之故求吾後造之英勳列之胄達朝
儀而練戎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
家聲以友略之富藝文飽軍旅兩中是選
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今古

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別有陟
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
侍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
袋散官勳如故友略檢校尚書屯田員外
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官
勳故如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
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姚成節
嘗為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勳也謀
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獎况
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尚居之昔漢
又帝以宋昌忠勞擢拜將軍掌離衛今吾
用汝猶前志也環掛之職得不勉數可致
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
高鉞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贈太

君制

勅起居郎高鉞亡母榮陽郡太君鄭氏等
子有侍白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
動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在庭各舉其職
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稟於親行成
於內徒鄰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

曷顯統家

之慶可依前件

郎制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
為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
人重困或軟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
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
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
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
清誦眾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飾躬承命以

裴王崔毛為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
而後亦何往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右散騎常侍制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怠則隰朋侍漢武帝
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
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侍郎孔戣言行
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
筮仕迄于天官虛舟為心利刃在手全才
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
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
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勅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
文學之外有拊毫荆鍾之用自佐戎律領
郡符持憲為商州刺史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
張平叔為商州刺史繼有善政人用又安

今爾代之守而勿失况商土瘠商人貧可
以靜理而阜安不宣改辰而趨數以爾初
敏當自得中可商州刺史

韋覲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

中知制誥同制

勅職之要莫先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
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
而已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守蘇州
刺史上騎都尉韋覲精微專直通乎事典
可使乎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
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温裕端月飾以辭
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席而輪轅鑿枅各
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
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
人如覲敬休不宜踈遠亦猶有聲之玉無
類之珠不置於佩服掌握之間皆非其

也宜自敬謹無忝吾言覲可行給事事散
官勳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散官勳如故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八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九

李愬贈太尉制

勅三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涼國公食
 邑賊叛換惟太師晟實仗大順翦而誅之
 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爾愬實奮奇策虜
 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甲令俱為第一焯
 輝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鈇鉞坐論巖
 廊之道卧理保傅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
 謝是用當食累歎視朝三轅豈不以爪牙
 之威缺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者乎而吊
 貧之命賙賻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恩宜
 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袞斂俾爾被哀榮
 服忠孝從先太師於九原也不其盛歟嗚
 呼美終必復禮無不答昔爾之勤勞如彼
 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謂兩臻其

極焉爾靈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乃令
所司備禮兼命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
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田布贈右僕射制

勅朕聞古之臣子有忍死効節為忠者有
不傷髮膚全歸為孝者有不顧性命引決
為忠者但問所操所蹈何如耳豈繫去就
生死之間耶噫今有重義如泰山輕生如
鴻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褒揚寵飾使天
下聞之所以勸孝心激忠腸然後薄者敦
懦者立幸生者恥格也故魏博等州節度
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
大將軍外置同正負檢校工部尚書兼
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
袋田布其父大尉其賢此子鎮陽之亂弘
正歿焉而布枕干嘗膽誓報冤恥故吾以

大將軍之旗鼓鈇鉞先臣之土壤士卒盡
用委付親加勉諭人鬼之憤期一洩而甘
心焉既而激發魏師出疆臨敵事有不得
已者布亦未如之何卒至於剗心自明遺
疏自列謝君於天上報父於地下可謂田
氏有孝子國家有烈臣則吾之知臣弘正
之知子明矣聳動人聽盡傷我懷故廢臨
朝可以示哀也加禮命所以示榮也哀榮
恩禮至則至矣嗚呼曾未足以顯爾之節
不厭吾之心乎可贈尚書右僕射贈布帛
三百段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遂便支遣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勅河南尹韋貫之善馭者齊六轡善理者
正六官七上或則百事舉故吾選賢任舊
以次第補之而六卿材吾已得五闕一不
可待汝而成貫之以正行明誠為先朝輔

始以直進終以直退道有消長德無緇磷
及帥相潭尹河洛而廉平清壹之政繼聞
于京師名簡吾心善入吾耳宜置朝右以
之厚時風况今之尚書漢公卿也言動可
否屬人耳目焉固不專率四屬程百工備
位於冬官而已可工部尚書

李詹事劉元昇可大理卿兼御史
大夫充西番盟會使右司即中劉
師老可守本官充盟會副使通事
舍人太僕丞李武可守本官兼監
察御史充盟會判官三人同制之
勅太子詹事劉元鼎等夫選可任而任之
則用無不適擇可勞而勞之則事無不成
蓋君使臣上事君之大端也屬西夷乞盟
求可以莅之者歷選多士吾得三人今以
元鼎之博通師老之誠諒武之恭敏今而

為用不亦可乎尔宜臨之以莊示之以信
儀形辭氣皆有可觀必能率服彼戎不獨
益敬吾使法卿憲秩寵之以遣可依前件
許季同可秘書監制

勅大理卿許季同國朝已來有劉德威張
文瓘唐臨為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
古為秘書監則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
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
文學博雅長圖籍由廷尉而長秘府論者
榮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
唐魏虞顏為比不亦自多乎可秘書監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勅殿中侍御史張元夫官有秩清而選妙
者其儀曹員外郎之謂乎凡殿內御史雖
文才秀出功課高等者滿歲而授詹曰美
遷有元夫連膺二選歷彼踐此遷以為

宜况怒飛青冥翔集禁陛由茲去者十八
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可尚書禮部員
外郎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權知兵部郎中楊嗣復朕聞前代制誥
中書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國朝已來或以
他言兼領惟其人是用不限於資秩職署
焉予以爲然多繇是選前所命者時稱得
人研實覈各次第及汝七嗣復根於義訓
播爲令器文煥發而才秀出不常汨沒於
郎吏間况貞元中汝父爲中書舍人甚稱
厥職今使汝繼書吾命成一家言堂烜國
華在於此舉爾宜兢七祇勵無隕其名可
庫部郎中知制誥

勅商州刺史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前後歷掾邑宰郡守而去思來暮之謠繼
聞於人聽焉及副鹽鐵官刺商維部會課
報政亦甲於他官自貞元已來同三科取
士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而得其名
有其實者幾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効
若是何用不臧故事內史勳未補間亞尹
得行大京兆事試可而即真者往七有之
故其選任日益難重爾宜稱所舉慎厥職
無墮大以勤小無急弱以緩強夕念朝行
遵吾約束可京兆少尹知府事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制

勅漢令軍中士有不死者得以棺斂傳

送若隱而已猶四方歸心焉矧吾褒贈以
榮之惻隱以將之顯其忠撫其後亦所以
激生者節豈獨慰逝者魂乎左神策軍赴
行營正將試太常卿康日華領王師死王

事軍書置奏朕甚悼焉可贈坊州刺史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勅登仕郎守國子博士張籍文教興則儒
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
為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
祕文而訓國胄今又覆各揣稱以水曹郎
處焉前年已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
皆以爾為宜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
之道勝也與之寵名者可以獎夫不汲
於時者可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散官勳如
故

何士又可河南縣令制

勅漢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缺多
命尚書郎補焉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
何士又慎檢和易介然有常守而勿失可
使從政然能佩弦以自導帶尾以自勤則

緩急勞逸之間必使適宜而會理矣以
舒退故吾進之可守河南縣令教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迴授姪某制

勅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既逾歲而能明我
目達我聽左右我躬以底于道况屬郊祀
攝贊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
子乞用推恩既叶舊章膺允新命其姪某
可某官

王起賜勳制

勅中書舍人王起等朕臨馭之始慶賞遂
行卿士大夫迺加勳秩自武騎尉以上十
有二轉自起已下十有四人咸賜以勳舉
書于籍可依前件

蕭俛除吏部尚書制

勅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已
還鮮由茲道先皇帝創於是故在位十五

載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
多寵為大僚或
付以兵柄矧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之
臣嘗絕一日造吾膝沃吾心則思與之始
終厚申恩禮不唯勸感來者且不敢失墜
先志也尚言右僕射蕭俛忠肅孝敬佐吾
為理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
其道既免樞務倚為右揆如恩超等復吾
前言而俛繼上讓章至於三四敦諭煩切
陳乞彌堅是用正命為選部尚書而司六
卿統百職尚可以表吾寵重亦所以成爾
謙光爾宜欽厥止慎厥終無忝我褒揚之
命可吏部尚書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
判官制

勅溫堯卿等今之後人先辟于征鎮次升
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基閣一等異日入

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荆門景域南北
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方受兵書
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綬分而寵之
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
遠而不屆哉可依前件

神策軍及諸道將士某等一千九
百人各賜上柱國勳制

勅古之善為國者勞不忘而賞不濫有賞
一人而為僭者有千百人而不為費者其
要在當否而已不繫於眾寡也朕自統御
已來忽有念念天下材力之將勇敢之
士進有征討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中
心何嘗暫忘而亟因大慶思洽普恩某等
若干人咸進勳級並可上柱國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鄭滑節
度副使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

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御史賜緋紫制

勅萬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綏四國若今之節制也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廉察也國家合為一柄付有功諸侯故其部臣選任益重或輟朝籍授簡書者往也而有况承元有大忠于國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蒞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濟今以形宰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刀發研割之無滯一可以倅戎事一可以佐陣車二職交修在此一舉臺部憲吏金印銀章加平爾身無忝我命可依

柳公綽父子温贈尚書右僕射竇佺父叔向贈工部尚書薛伯尚父

釋贈尚書司封郎中元宗簡父鋸贈尚書刑部侍郎皇甫鏞父愉贈尚書右僕射韋文恪父漸贈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翊贈太子太師范季睦父彦贈禮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勅古人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向無顯揚褒贈之事則何以旌先臣德慰後嗣乎故朕每施大恩行大慶而哀榮之命未嘗闕焉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護軍河東縣開國子柳公綽父温等咸有令子集于中朝資父事君移忠自孝本於嚴訓酌以寵名賜命追榮各高其等嗚呼存者不匱往者有知期可以載芳蘭陔之光輟風樹之歎耳可依前件

李宗何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左曹制

勅李宗何等夫綱一提則羣目舉源一澄則衆流清故朝廷命官師選寮屬亦得其人矣按內史公綽奏宗柯學古修已練達理道乃乞為旬縣令玘勵節狗公通詳典故乞為天府掾况渭陰封之圻守邑祠曹賦籍之要司位雖未高職亦不細宜乎以三語自試以一同自効無俾爾長胎失舉之責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軍行軍司馬御史中丞蕭籍饒州刺史齊照鄧州刺史渾鏞並可朝散大夫同制
勅某官馮宿等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謂之貴階而宿司言注持吾憲籍照

所以降皆著勤由朝議郎一進而及此上之服赤第從大夫之後而已寵數既重思右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監鐵推官監察御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勅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飾以詞藻執禮定議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温莊潔白不交勢利某官崔植外和內直通知政典在倫輩內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三子之才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滯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命之聰明焉並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温造可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宣慰使制

勅殿中侍御史温造嘗糾天府不曠官馳
輶車不辱命兄為人外和內矢以兼濟為
心援居殿中以備時使會吾憂兩河間事
求可諭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揆効助能汝
命入則選故不待滿歲擢為右史出則依
前件

高芳穎等四人各贈刺史制

勅也故某官高芳穎等昔文王葬枯骨之無
知也但惻隱之心不忍棄也故天下皆歸
仁焉况捐軀之魂死節之骨見危併命朕
甚憫之深州故十符高某等四人皆從戰
陣連歿王事褒贈之數宜其有加並命追
榮以光地下可依前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勅度支員外郎崔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
略不惑強明决斷者任三輔令故今四京
令歟亦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而咸在
郎署中推為利用加以詞學緣師吏能操
割洛陽必有餘力然宰大邑如烹小鮮人
擾則疲魚擾則餒寬猛吐茹其鑒于茲可
洛陽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制

勅前復州刺史周某等夫勞者之思休息
病者之思救療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
物力未豐如聞相衡巴漢之間人猶疲困
宜擇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療之而愿銳
鯤等前以符竹分領三郡皆有善政達于
朝廷舉課考能無愧是選息勞救病其有

望於汝乎河中吾之股肱郡也貳尹職而
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鯤處之無荒厥職
可依前件

揚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
觀察判官李緩可監察御史天平
軍判官盧載可協律郎天平軍巡
官獨孤涇可監察御史壽州團練
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涇原掌書
記程昔範可試正字涇原判官六
人同制

勅某官楊景復等士子不患無位患己不
立苟有所立人必知之惟爾等六人蘊才
業文咸士之秀者果為賢侯六辟俾朕得
聞其姓名是用各進其秩分授以職若修
飾不已籌謀有聞則鴻漸之資當從此始
而景復稟訓祗命頗著令稱故因滿歲特

假臺郎古者公臣之良人補王職朝獎非
遠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勅某官殷祐夫吏寬信則人亡不偷吏廉
明則人亡盡力吾觀祐之為政其近之乎

前守廬江能率是道歲會課第甲於他州
俾精前功且佇來効宜換符竹移牧鄭人
在春秋時鄭為侯國武公善於其職子產
遺愛於人亡無古今吏有能否聽吾用汝
汝其寵之可鄭州刺史

勅尚書左士郎自奏議彌綸外凡邦之牲
豆之品醴膳之數實紆理之命文昌長佐

春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祕書承上柱國李
德循籍訓于台庭業于書府揆才考策得
補為郎司膳缺員爾宜專掌可尚書膳部

員外郎餘如故

張正庚可同州刺史制

勅馮翊吾左輔也分理洪穰率先風化故其選次任內史一等而冠四方岳牧之首

焉宜求吏課高位望重者分部共理以夾輔京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張正甫自

登臺閣為人謹直物論時望敬而重之及領藩部為政寬簡將吏梨庶信而愛之所

請朝廷正臣郡國良吏常有惠政加于是邦迨茲五年去思猶在故輟臺轄再委郡

符宜敬服新命增修舊政俾吏畏如夏日人歸如流水慎于終始典于厥官可持節

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散官勳如故

勅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專委中崔瑄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憲而侍御史一人得摠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

員外郎上柱國崔瑄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有才理奏補是職請觀其能

因而可之乃加寵秩操執舉措爾無自輕可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

勳如故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九

白氏長慶集

卷四十九

四十九

乙